

鲁迅参加的是越社，他和南社没有直接关系。

跋涉集

林辰文集

林辰著 王世家编校

叁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

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

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 林辰文集

林辰著 王世家编校

跋涉集

林辰文集 叁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林辰文集. 叁/林辰著. — 济南: 山东教育出版社,
2010
ISBN 978-7-5328-6248-1

I. ①林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林辰(1912~2003)
— 文集②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鲁迅(1881~
1936)—人物研究④鲁迅著作—文学研究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42061号

编校说明

《林辰文集》共四辑。

壹 《鲁迅事迹考》《鲁迅传》

贰 《秋肃集》《鲁迅述林》

叁 《跋涉集》

肆 《诗农书简》

《跋涉集》 作者生前只编辑了《鲁迅事迹考》、《鲁迅述林》两册文集,尚有大量著作散见于解放前后各报刊上,其中不乏佳作。一九九七年应上海倪墨炎之约,作者着手编辑《跋涉集》,由于身体多病、视力下降,该集由三公子王山鹰代为编成初稿,好友陈建根曾为之校订。由于辑录杂文较多,不符倪编“书友文丛”的体例,故未能付梓。

现由编者据原书稿重新整理、补充、编排,将集中杂文另编为《秋肃集》。本书收录未结集的有关鲁迅研究、文艺评论、序跋、怀友及记述乡土风物等文章共六十五篇。各组文章以写作时间为序排列。

《林辰文集》中的著作、文章多撰写、发表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有些标点和文字的用法不尽符合现行出版规范，整理、编辑加工中，为遵循原著，在这些地方的处理上适当变通了目前通用的出版规范，例如全书中的公历纪年均用汉字表述，本应用顿号的保留了作者使用的逗号，本应为“地”字的沿用了作者所用的“的”字，等等。如此处理，我们希望能将一份原汁原味的历史文献展现给读者。

目 录

跋涉集

- 003 / 《跋涉集》序(蒋仲仁)
- 006 / 鲁迅研究订误
- 010 / 十月小集
- 014 / 几点疑问
——读鲁迅遗文札记
- 017 / 关于《闲渔闲闲录》
- 019 / 《铸剑》与《奔月》
- 025 / 当着每年的十月
- 029 / 竹园随笔
——李长之的《鲁迅批判》
- 031 / 无常
- 035 / 《铁流》在中国
- 039 / 今天,“费厄泼赖”也该缓行
- 043 / 史沫特莱《记鲁迅》译文辨正

- 046 / 从鲁迅的一个故事说起
——读《不怕鬼的故事》
- 049 / 鲁迅与南社
- 052 / 敬爱的周总理在鲁迅纪念会上
- 061 / 许寿裳与鲁迅的一次学术合作
- 064 / 文海片鳞录
- 064 / “同光体”诗人俞明震
- 067 / 刘毓盘和他的《濯绛宦词》
- 070 / 关于袁嘉谷
- 072 / 词人乔大壮
- 075 / 《新生》同人袁文蕤
- 078 / 邵伯纲与邵次公
- 081 / 《游仙窟》的归来与传布
- 085 / 鲁迅·黎汝谦·《华盛顿传》
- 090 / 秋窗偶感
- 095 / 章太炎《与吴炳湘书》书后

- 098 / 不灭的口碑
——读文妤周黎庵的《吴钩集》
- 103 / 章太炎先生十年祭
- 105 / 诗人·学者·战士
——敬悼闻一多先生
- 108 / 巴比塞与中国
——为巴比塞逝世十一周年纪念而作
- 114 / 秋窗偶感
- 117 / 书《燕子笺传奇》后
- 121 / 谈吴虞
- 124 / 从家庭关系看周作人
——文苑谈往之一
- 129 / 侬
——文苑谈往之二
- 134 / “正人君子”的由来
——文苑谈往之三
- 139 / 关于陶焕卿先生
- 142 / 从李齐贤看中朝文学关系

- 150 / 中朝文学的传统友谊
- 156 / 写在《狂雨》前面的话
- 158 / 读《唐诗的翻译》
- 163 / 龙榆生笔下的陈曾寿
- 166 / 评新编两种苏曼殊诗集
- 179 / 关于周作人问题
——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北师大
现代文学进修班上演讲
- 189 / 许寿裳的生平与著作简述
——《许寿裳文录》编后记
- 198 / 关于《沈尹默诗词集》
- 203 / 沦陷期周作人的政治立场
- 210 / 关于《何典》作者的一点资料
- 214 / 瑯嬛琐记
- 227 / 赵伯先与苏曼殊
- 229 / 《中国现代文坛话旧》序
- 233 / 我的怀念

237 /	忆谢六逸先生
242 /	对于许寿裳先生的感谢与悼念
246 /	敬悼高明医师
249 /	从振美的一首诗说起
251 /	郭老与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
255 /	追念陈翔鹤同志
261 /	精当的意见 谨严的学风 ——叶圣陶审阅鲁迅著作注释稿述例
267 /	忆张园,怀艾芜
271 /	难忘的一课
274 /	到红岩村去
277 /	叶老永怀录
281 /	怀台静农先生
284 /	包子衍与《鲁迅日记》
289 /	唐弢先生纪念
293 /	明代贵州社会在文学上的反映
312 /	《辛丑日记》中的贵州风物

- 318 / 荨麻及其他
- 320 / 贵州盐及其他
——孟夏偶笔
- 323 / 鲁迅著作中有关贵州二三事
- 327 / 林辰《跋涉集》书后(张恩和)

跋涉集

《跋涉集》序

蒋仲仁

林辰选他历年所写尚未结集的文章，编为《跋涉集》出版问世，命我写序。首先，我向林辰贺，高龄八十六了还出版这样一部力作，一部精品。我也向读者贺，多此一本值得读的书，沉甸甸的有分量的书。

林辰一生，两个字：鲁迅。当学生，开始读鲁迅；当先生，教学生读鲁迅；后来就全身心的投入了，编鲁迅的著作，注鲁迅的著作，考鲁迅的事迹，研究鲁迅的思想。对此如痴如迷，夜以继日，劳作不辍者四十余年。本着他一贯的严谨、缜密的作风，尽过大力，作出大贡献。有他参与编辑的两个版，十卷本的和十六卷本的《鲁迅全集》为证，有他参与策划和编辑的鲁迅整理辑录的古籍为证，有他的专著《鲁迅事迹考》和《鲁迅述林》为证。现在又添了这一本《跋涉集》，集中文章涉及的面广阔，可大都是与鲁迅有关的和与那个时代的文坛有关的。

后来者幸福了。要读鲁迅，打开书橱，拿出全集某卷，翻开来就读；遇上什么疙瘩，照所标页码翻出注释一看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于是豁然贯通。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查看有关专著和论文，大开眼界，获得新知。这个幸福从何而来？我呼吁，不要忘记呕

心沥血一生辛劳的前辈们。

这个集子题名“跋涉”，让我想了许许多多。

人之一生，跋山涉水，路漫漫其修远。这当中，有崎岖险阻，有骇浪惊涛，有欢乐，有悲哀，有迷惘，有追求，有拍案大怒，有怆然涕下。把这些一一写出来就是历史。历史，除严正的史书外，好多都来自某某个人，处于某某环境，反映某某时代，目睹亲历，真知实感，让人读了，比读史书更贴近，更亲切。我爱这本《跋涉集》，我相信，好些读者也会爱这本《跋涉集》。

我和林辰是总角之交，掐指算来，七十多年前，我们才十几岁，同在贵阳师范学校就读。这所师范在南明河畔雪涯洞，春夏诗书，秋冬文史，读了六年。往事历历，有时还浮现在记忆中。记得我们唱校歌，还有什么“传薪继火，道统长持”的词句，足见当时一派古旧的氛围。可是，南明疏柳，雪涯横梅，挡不住新时代的狂潮。我们不安分了，坐不住了，如饥似渴的读《呐喊》《彷徨》，读《语丝》《莽原》；初生之犊，还提笔写白话文，交到《校刊》去发表，文稿印成铅字，不禁沾沾自喜。

师范毕业，林辰决然走出闭塞的贵州，到上海去。考取了复旦大学而上不起复旦大学，沦为“且介亭”里的文学青年。命运太残酷，林辰还一度被国民党逮捕，囚禁在美丽苏州的黑暗监狱里。

“九一八”，“一·二八”，“一二·九”，“七七”，一连串的大事变。我们投入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。开口讲课，讲的抗日，挥笔写文章，写的抗日。这就触犯山城雾都的统治者了，处处受打击，这儿呆不住了，换到那儿去，那儿呆不住了，又换到另一个那儿去，我还换到了辽远的香港。颠沛流离，我们走了多少不同而又相同的道路。

解放了！解放了！说不尽的欢欣鼓舞。我和林辰先后来到北京。那是个“忙”的年代，不尽工作滚滚来，各干各的，各忙各的，好容易挤出时间相互过从，说过去，说现在，说将来，清茶一杯，滔滔不绝。

正如我写给林辰的诗所说，“涸辙沫相濡，江湖亦未忘”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了。大革文化的命，大革革命的命，革到文化大破坏，革命大挫折。革命元老，元帅将军，被打成“何其毒也”的反革命，广大知识分子都是揪出来的牛鬼蛇神。多少折磨，多少凌辱，既不能数，何须擢发？不说了。

我被革到我们单位的干校。批斗之余，掏粪清厕，劈柴烧水，和泥脱坯，拾穗锄草……有时扛把锄头，劳动归来，还默诵陶诗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，田园雅兴，有点儿飘飘然。我念着林辰在他们单位的干校也是这样吧，如果听见这样的诗，准会哑然失笑。

“大革命”一革就是十年。回到北京，与林辰相见，一谈就谈到乱离之后该把十年耽误了的工作补一补。可是，白发千丈，垂垂老矣。重新坐在书案边，展纸握笔，感到重担千斤。林辰编他的《鲁迅全集》第二版，该比第一版多受加倍的艰苦。十年，一生几个十年。我念着林辰也许还要《集外》再“拾遗”，《事迹》当再“考”吧。

六年之前，一九九二，林辰八十大寿，岂可无贺？寄去一诗。诗云：

南明河畔少年游，重聚京华渐白头。

急风狂雨悲往日，铁窗冷月忆苏州。

百年大业志常在，一统小楼何所求。

漫步夕阳伤尽暮，红霞深处梦悠悠。

梦，是虚幻。梦，也是希望。几十年来，我们跋千山，涉万水，不就是为着希望而奋起前行吗？

写写改改，写完了回头一看，不像序。既然写了，就这样吧，是为序。

一九九八年七月于北京

鲁迅研究订误

自鲁迅先生逝世以来，“纪念鲁迅”“研究鲁迅”的呼声弥漫于文艺界与青年界之间，我们确也曾经看到过数不清的关于鲁迅的文章，但大都是从情感上来抒发对于这一代巨人的哀悼或回忆之情，深入精到的研究则很少。我们感觉到在对于鲁迅精神及事业的理解上，能够超越了何凝那篇《鲁迅杂感选集序言》的东西还不多见。甚至在一些人的文章里，还保留着若干错误，这些错误虽或大或小，但一样是亟待加以订正的。

例如关于鲁迅先生自日本归国的年代，这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他是在一九〇九年六月（宣统元年，己酉）归国。然而，周作人在《关于鲁迅》一文里，却说：“鲁迅于庚戌（一九一〇年）归国，在杭州两级师范绍兴第五中学及师范等校教课或办事……”章汉夫先生也以为是这一年回国。（见《鲁迅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》）还有李长之先生在他的大著《鲁迅批判》一书里，也说：“他说是二十九岁回的国，那么，是在一九一〇年。”三人同执一说，一错再错，如此转辗沿袭，真会给后来的研究者以极大的害处。倘照他们的说法，则鲁迅归国以后在杭州两级师范，绍兴中学堂，绍兴师范三个学校里的两年多的经历（一九〇九年夏——一九一一年冬），就得压缩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（一九一〇年